

西湖二集



西湖二集

中冊

周清源著



第一輯
第三十四種

據原刊本排印
貝葉山房張氏藏版

西湖二集 卷之十二

吹鳳簫女誘東牆

楚山修竹如雲，異材秀出千尋表。龍鬚半剪，鳳膺微漲，玉肌勻繞。木落淮南，雨晴雲夢，月明風裊。自中卽不見，桓伊去後，知辜負秋多少。聞道嶺南太守，後堂深綠珠嬌小。綺窗學弄梁州初遍，霓裳未了，嚼徵含宮，泛商流羽，一聲雲杪。爲君洗盡蠻風障雨，作霜天曉。

這一隻詞兒，調寄水龍吟，是蘇東坡先生詠笛之作。昔軒轅黃帝使伶倫伐竹于昆谿，作笛吹之，似鳳鳴，因謂之鳳簫。又因秦弄玉吹簫引得鳳凰來，遂此取名。這一尺四寸之中，可通天地鬼神。話說唐時有個賈客呂筠，卿性好吹笛，出入攜帶。夜靜月明之際，便取出隨身的這管笛吹將起來，真有穿雲裂石之聲，頗自得意。曾于仲春夜泊舟于君山之側，時水天一色，星斗交輝。呂筠卿三杯兩盞，飲酒舒懷，吹笛數曲。忽然一老父鬢眉皓白，神骨清奇，從水上蕩一小舟而來，傍在呂筠卿船側，就于懷中取出三管笛來，一管大如合拱，一管就如常人所吹之

笛一管絕小如細筆管。呂筠卿吃驚道：怎生有如此大笛。父老幸吹一曲以教小子。父老道：笛有三樣，各自不同。第一管大者，是諸天所奏之樂，非人間所可吹之器。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，其小者是老夫與朋友互奏之曲。試爲郎君一吹，不知可終得一曲否。道罷，便取這一小管吹將起來。方纔上口，吹得三聲，湖上風動，波濤洶湧，魚龍噴跳，五聲六聲，君山上鳥獸叫噪，月色昏暗，陰雲陡起，七聲八聲，湖水掀天揭地，龍王水卒，蝦兵鬼怪，如風湧到船邊。那船便要翻將轉來。滿船中人驚得心胆都碎，大叫莫吹莫吹。一陣黑風過處，面前早已不見了。老父並小舟，人人驚異。頃刻間仍舊天清月白，不知是何等神鬼。自此呂筠卿出外，再不敢吹笛。正是

弄玉吹簫引鳳凰，筠卿吹簫引鬼怪。

再說一個吹簫引得仙女來的故事。是我朝弘治年間的人，姓徐名鑿，字朝楫，長洲人。家住東城下，雖不讀書，却也有些士君子氣，多姿俊秀，最善音律。年方十九，未有妻房。母舅張鎮是個富戶，開個解庫，無人料理，却叫徐鑿照管。就住在東堂小廂房中。七夕月明如晝，徐鑿吹簫適意，直吹到二鼓，方纔就寢。還未睡熟，忽然異香酷烈，廂房二扇門齊齊自開，有一隻大犬，突然走將進來，項綴金鈴，繞室中巡行一遍而去。徐鑿甚以爲怪，又聞得庭中切切有人私語。正疑心是盜賊之輩，倏見許多女郎，都手執梅花燈沿階而上。徐鑿一一看得明白，共分兩行。

六人末後走進一個美人來。年可十八九。非常豔麗。瑤冠鳳履。文犀帶着。方錦紗袍。袖廣二尺。就像世上圖畫宮粧之狀。面貌玉色。與月一般。爭光彩。真天神也。餘外女郎服飾略同。形製微小。那美貌也不是等閑之輩。進得門。各女郎都把籠中紅燭。插放銀臺之上。一室如同白晝。室中元是小的。一間屋。到此時。倍覺寬大。徐鑿甚是慌張。一句也做聲不得。美人徐步就榻前。伸手入于衾中。撫摩徐鑿。殆遍。良久。轉身走出。不交一言。衆女郎簇擁而去。香燭一時都滅。仍舊是小小屋宇。徐鑿精神恍惚。老大疑惑。如何有此怪異之事。過得三日。月色愈明。徐鑿將寢。又覺香氣非常。暗暗道。莫不是前日美人又來乎。頃刻間。衆女郎又簇擁美人而來。室中羅列酒餚。其桌椅之類。又不見有人搬移。種種畢備。美人南面而坐。使女郎來換徐鑿。徐鑿暗暗的道。就是妖怪畢竟躲他不過。落得親近他。看他怎麼。整衣冠上前作揖。美人還禮。使坐右首。女郎喚鑿捧玉杯進酒。酒味香美。餚膳精潔。竟不知是何物。美人方纔輕開檀口道。妾非花月之妖。卿莫驚疑。與卿有宿緣。應得諧合。雖不能大有所補益。亦能令卿資用無乏。珍羞百味。錦綉繪素。凡世間可欲之物。卿要卽不難致。但憂卿福薄耳。又親自酌酒以勸。徐鑿促坐歡笑。言詞婉媚。口體芳香。徐鑿不能吐一言。但一味吃酒食而已。美人道。昨聽得簫聲。知卿興致非淺。妾亦薄曉絲竹。願一聞之。遂教女郎取簫遞與徐鑿。徐鑿吹一曲。美人也吹一曲。音調清徹。高過于

麼。花氏道。非也。妾本欲與郎君共期偕老。不料上天降罰。禍起蕭牆。今日盡此一歡。明朝便當永別。郎君速宜遠避。如其不然。禍且及君矣。鄒生大驚。再三問其緣故。花氏只是不說。一味悲慟而已。鄒生再三與他拭淚。只是不解。雖然上床雲雨。花氏只是嘆息。連鄒生亦無意興。花氏吟詩一首道。

倚玉偎紅甫一年。團圓却又不團圓。

怎消此夜將離恨。難續前生未了緣。

豔質將成蘭蕙吐。風流盡化綺羅煙。

誰知大數明朝盡。人力如何可勝天。

花氏吟一句。悲哭一句。直至天色微明。花氏急急起來。又與鄒生抱頭而哭。哭畢。天已大明。遂慌慌張張。催促鄒生出外。鄒生不忍。尚有留戀之意。不肯出門。花氏道。郎君速走。禍就來矣。急急把鄒生推出門外。鄒生還立住着脚。不肯行走。花氏大聲叫道。郎君速走。若少遲延。性命不免。鄒生只得踉蹌而奔。不上半里之程。忽然陰雲四合。白晝有如黑夜。鄒生慌張。急急走入樹林中躲避。少頃之間。雷雨交作。霹靂數聲。火光逼人。已而雲收雨散。鄒生疑心。再往前村看視。並無華屋美人。但見樹林之中。有一古墓。被雷震壞。枯骨亦加。髑髏震碎。遍流鮮血。鄒生驚得

去六尺沒處尋覓。美人說在某處。一尋卽有。解庫中失去金首飾幾件。美人道。當于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。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。次日往尋。物果然在。逕取以歸。主人但目瞪口呆而已。徐嘗與人爭鬪不勝。那人回去。或無故僱仆。或因他事受辱。美人道。奴輩無禮。已爲郎君出氣報復之矣。如此往還數月。徐鑿口嘴不謹。好與人說。人疑心爲妖怪。勸徐鑿不要親近。美人已知說道。癡奴妄言。世寧有妖怪如我者乎。徐鑿有事他出。微有疾病。美人就來于邸中。坐在徐鑿身傍。時時會合如常。雖甚多人。人亦不覺也。常常對徐鑿道。斷不可與人說。恐不爲卿福。當不得徐鑿只管好說。傳聞開去。三三兩兩。漸至多人。都來探覷。竟無虛日。美人不樂。徐鑿母親聞知此事。便與徐鑿定了一頭親。不日之間。便要做親。以杜絕此事。徐鑿不敢違抗母親之意。美人遂怒道。妾本與卿共圖百年之計。有益無損。郎既有外心。妾不敢赧顏相從。遂飄然而去。再不復來。徐鑿雖時時思念。竟如石沉海底一般。正是

恩義旣已斷。覆水豈能收。

話說徐鑿自美人去後。至十一月十五夜。夢見四個鬼卒來喚。徐鑿跟着鬼卒。走到蕭家巷土地祠。兩個鬼卒管着徐鑿。兩個鬼卒走入祠。喚出土地。那土地方巾白袍。走將出來。同行道。夫人召。不可怠慢。卽出背門。漸漸走到一個大第宅。牆裏外喬木參天。遮蔽天日。走過二重

門門上都是朱漆獸環。龍鳳金釘。儼似帝王之宮。數百人守門。進到堂下。堂高八九丈。兩邊階級數十重。丹墀有鴻鹿數隻。綵綉朱碧。光彩炫耀。前番女遙侍。見徐鑿。卽忙奔入報道。薄情郎來了。堂內女人。有捧香的。調鸚鵡的。弄琵琶的。歌的舞的不計其數。見徐鑿來。都口中怒罵。霎時間。堂內環珮冬丁。香烟如雲。堂內遞相報道。夫人來。土地牽徐鑿使跪在地下。簾中有大地鑪。中燒獸炭。美人擁鑪而坐。自提火筋簇火。時時長嘆道。我會道渠無福。今果不錯。頃刻間。呼捲簾。美人見鑿面紅發竇道。卿太負心。我怎生叮嚀。卿全不信我言語。今日相見有何顏面。美人掩袂歔歔泣下道。與卿本期始終。豈意棄我至此。兩傍侍女都道。夫人不必自苦。這薄倖兒郎。便當殺却。何須再說。便叫鬼卒以大杖擊鑿。擊至八十徐鑿大叫道。夫人。吾誠負心。但蒙昔日夫人顧盼。情分不薄。彼洞簫猶在。何得無情如此。美人因喚停杖道。本欲殺卿。感念昔日。今赦卿死。兩傍女侍大罵不止。徐鑿遂匍匐拜謝而出。土地仍舊送還。登橋失足而醒。兩股甚是疼痛。竟走不起。臥病五六日。復見美人來責道。卿自負心。非關我事。連聲恨恨而去。美人去後。疼痛便消。後到胥門外訪尋蹤跡。絕無影響。竟不知是何等仙女。遂有洞簫記傳于世。有詩爲證。

口是禍之門。舌是斬身刀。

只因多開口。贏得棒來敲。

如今小子說西湖上也因一曲洞簫成就了一對好夫妻。不比那徐郎薄倖。干喫大棒。打得叫苦叫屈。話說宋高宗南渡以來。傳到理宗。那時西湖之上。無事不妙。若到燈節。更覺繁華。天街洒肆。羅列非常。三橋等處。客邸最盛。燈火簫鼓。日盛一日。婦女羅綺如雲。都帶珠翠。鬧娥玉梅。雪柳菩提。葉燈毬。鎗金合蟬。貂袖項帕。衣都尙白。蓋燈月所宜也。又有邸第好事者。如清河張府。蔣御藥家。開設雅戲烟火。花邊水際。燈燭燦然。遊人士女。縱觀則相迎酌酒而去。貴家都以珍羞金盤。鈿合簇釘相遺。名爲市食合兒。夜闌燈罷。有小燈炤路拾遺者。謂之掃街。往往拾得遺棄簪珥。可謂奢之極矣。亦東都遺風也。話說嘉熙丁酉年間。一人姓潘。名用中。是閩中人。隨父親來于臨安候差。到了臨安。走到六部橋。尋個客店歇下。宋時六部衙門。都在于此。因謂之六部橋。卽今之雲錦橋也。潘用中父親自去衙門參見。理會正事。自不必說。那時正直元宵佳節。理宗皇帝廣放花燈。任民遊賞。于宣德門扎起鰲山燈數座。五色錦綉。四圍張掛。鰲山燈高數丈。人物精巧。機關轉動。就如活的一般。香烟燈花。薰炤天地。中以五色玉珊。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。伶官奏樂。百戲呈巧。小黃門都巾裹翠蛾。宣放烟火百餘架。到三鼓盡始絕。其燈景之盛。殆無與比。潘用中夜間看燈而回。見景致繁華。月色如銀。一般明朗。他生平最愛的是

吹簫一事。遂取出隨身的那管簫來。嗚嗚咽咽。好不吹得好聽。一連吹了幾日。感動了一位知音的千金小姐。有詩爲證。

誰家橫笛弄輕清。喚起離人枕上情。

自是斷腸聽不得。非關吹出斷腸聲。

你道這一位千金小姐是誰。這小姐姓黃。小名杏春。自小聰明伶俐。幼讀書史。長于翰墨。若論針指女工。這也是等閑之事。不足爲奇。那年只得十七歲。未曾許聘誰家。係是宗室之親。從汴京扈駕而來。住於六部橋。人都稱爲黃府。廣有家貲。父母愛惜。如同掌上之珍。心頭之肉。十歲之時。曾請一位姓晏的老儒教讀。讀到十三歲。杏春詩詞歌賦。落筆而成。不減曹大家謝道韞之才。杏春小姐會得了文詞。便不出來讀書。一個兄弟。長成十歲。就請老晏儒的兒子晏仲舉在家教讀。真個無巧不成話。這杏春小姐也最喜的是那簫。是個女教師教成的。月明夜靜之時。悠悠揚揚。吹將起來。真個有穿雲裂石之聲。因此小姐住的樓上。就取名爲鳳簫樓。雖然引不得鳳凰。却引了個簫史。那杏春小姐之樓。可的與潘用中店樓相對。不過相隔數丈。小姐日常裏因與店樓相對。來往人繁雜。恐有窺覷之人。外觀不雅。把樓窗緊緊閉着。再也不開。數日來一連聽得店樓上簫聲悠雅。與庸俗人所吹不同。知是讀書之人。小姐往往夜靜。吹簫以

適意。今聞得對樓有簫聲。恐是勾引之人。却不敢吹響。暗暗將簫放於朱唇之上。按着宮商律呂。一一與樓外簫聲相和而作。却沒有一毫差錯之處。聲韻清幽。愈吹愈妙。杏春小姐一連聽了數夜。甚是可愛。暗暗的道。這人吹的甚好。不知是何等讀書之人。買弄俊俏。明日不免瞧他一瞧。何如。次日梳粧已畢。便將樓窗輕輕推開一縫。那窗子却是裏面雕花。外用木板遮護。外面却全瞧不見內裏。小姐略略推開一縫。瞧時。見潘用中是個美少年。還未冠巾。不過十六七歲光景。與自己年歲相當。老姿俊秀。儀度端雅。手裏執着一本書。在那里看。杏春小姐便動了個愛才之念。瞧了半會。仍舊悄悄將窗閉上。在樓上無事。過了一晌。不免又推開一縫。窗子瞧視過了數日。漸漸把窗子開得大了。又得開得頻了。潘用中始初見對面樓上畫閣朱樓。好生齊整。終日凝望。日來見漸漸推開窗子。又開得頻數。微微見玉容花貌之人。隱隱躍躍于朱簾之內。也有心探望。把那雙俊眼兒一直送到朱簾之內。那小姐見潘用中如此探望。竟把一扇窗子來開了。朱簾半揭。却不把全身露出。微露半面。花容綽約。姿態妍媚。宛然月宮仙子。略略一見。却又閃身進去。隨把窗子閉上。潘用中心性欲狂。隨即下樓。問店中婦人。吳二娘道。對樓是誰。吳二娘道。此是黃府。原是宗室之親。從汴京而來。久居于此。潘用中道。這標致女子是誰。吳二娘道。是黃府小姐。今年只得十七歲。尙未曾吃茶。這小姐聰明伶俐。性好吹簫。每每明月

之夜。便有簫聲。今因我們客店人家來往人雜。恐人窺覷。再不開窗。今日暫時開窗。定因相公之故。相公却自要尊重。不可伸頭伸腦。頻去窺伺。恐惹出事端。連累不細。我客店家。怎敢與黃府爭執。潘用中喏喏連聲道。不惹事不惹事。說罷。暗暗道。原來這小姐也好吹簫。怪得要啓窗而視哩。正是

律呂中女伯牙。鳳簫樓鍾子期。

這日潘用中手舞足蹈。狂蕩了一夜。次日早起。那小姐又開窗而望。如此幾日。漸漸相熟。彼此凝望。眉來眼去。好不熱鬧。連那窗子。也像發熱的一般。不時開閉。潘用中恨不得生兩片翼翅。將身飛到小姐樓上。與他說幾句知心話兒。結爲夫妻。果是

身無彩鳳雙飛翼。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如此一月餘。彼此都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潘用中無計可施。不免虛空摸擬。手勢指尖兒事發。一日。一個朋友來訪。是彭上舍。在店中閑談了半日。潘用中胸中甚是鬱悶無聊。便拉彭上舍到西湖上遊玩散心。那時正值三月豔陽天氣。好生熱鬧。但見

青山似畫。綠水如藍。豔杏天桃。花簇簇堆成綉。柔枝嬌蕊。香馥馥釀就氤氳。黃鸝明啭。紫燕呢喃。柳枝頭。湖草岸。奏數部管絃。粉蝶低徊。遊蜂飛舞。綠子畔。紅花梢。呈滿前生意。

紫驕馬被銀鞍寶轡。馱着白面郎君。向萬樹叢中。洙月嘶風。不覺光生綺陌。飛魚軒映綉
幃珠箔。駕着紅顏少婦。走千花影裏。搖珠簇綵。自然雲透霓裳。挾錦瑟瑤箏。吹的吹。唱的
唱。都是長安遊冶子。就金卮玉液。飲的歌。盡屬西湖逐勝人。採蓮舟。採蓴舟。百花
舟。百寶舟。載許多名妓。幽幽雅雅。魚鱗般。遶着湖心。尋芳樓。尋月樓。兩宜樓。兩勝樓。列數
個歌童。丁丁冬冬。雁翅樣。泊在兩岸。挨挨擠擠。白公堤。直鬧到蘇公堤。若男若女。若長若
短。接衽而行。逐逐烘烘。昭慶寺。竟囑至天竺寺。或老或少。或付或俏。聯袂而走。三百六十
曆日。人人靠桃花市。趁萬貫錢回。四百五十經商。個個向杏花村。飲三杯酒去。又見那走
索的金鷄。獨立。鶴子翻身。精奇古怪。弄虛頭。跑馬的。四女呈妖。二仙傳道。超騰倏忽。粧神
怪。齊雲社。翻踢鬪巧。角觝社。跌撲爭奇。雄辨社。喊叫喳呼。雲機社。搬弄躲閃。又有那酬神
許愿之輩。口口聲聲。叫大慈大悲大觀音。化米乞錢之流。蹣跚躑躅。求善人善女善長者。
話說那潘用中。同彭上舍兩個。在西湖蘇堤上。遊玩多時。忽然有十數乘女轎。簇擁而來。
甚是華麗。那時遊人如蟻。轎子一時挨擠不開。窄路相逢。潘用中一一看得明白。恰好就是黃
府寶眷。看到第五乘轎子來時。正是樓上這位知音識趣的小姐。兩個各各會心。四目相視。不
遠尺餘。潘用中神魂如失。就口吟一詩道。

誰教窄路恰相逢。脈脈靈犀一點通。

最恨無情芳草路。匿蘭含蕙各西東。

那時正直前後左右。都是俗人。沒有斯文士子在側。所以潘用中得縱其吟咏。豈不是天使其便。吟罷。小姐在轎中微微一笑。那轎子也望前去了。潘用中緊跟一程。却趕不上。只得轉來。與彭上舍同行。踽踽涼涼。如有所失。閑步了半日。向綠楊深處沽飲三杯。心心念念。繫着小。連別個婦人也再無心觀看。急急同彭上舍回來。彭上舍自分路作別而去。潘用中急急到于樓上。等那知音識趣的小姐。時月色如晝。潘用中取出那管簫吹將起來。便向空禱祝道。願這管簫做個媒人。等我定得這一頭好親事。我便生生世世。不敢忘你恩德。若得僥倖。成就了此親。花燭之夕。夫妻二人恭恭敬敬。拜你八拜。禱祝了。又吹。吹了。又禱祝。果然簫聲有靈。一陣順風。吹到小姐玲瓏。踢透粉捏就。玉琢成知音的耳內。那時小姐還在樓下。與母親諸眷閑談白話。雖然如此。却一心記掛着轎前吟詩之人。心心念念。蹲坐不牢。本欲上樓。無奈衆女眷都在面前。不好拋撇。竟自上樓。只得勉強掙挫。忽聞簫聲聒耳。心中熱癢。假托日間辛苦。要上樓去睡。怎當得一個不湊趣的姨娘。那姨娘年方二十三歲。極是一個風流之人。出嫁牛氏。稱爲牛十四娘。偏要上樓與外甥女閑耍。杏春小姐無可奈何。只得與牛十四娘閑耍了一回。幸而牛

十四娘下樓去了。小姐輕輕推開了窗。潘用中見小姐開了窗，就住了簫。那時月光射在小姐面上，與月一同光彩，真如月裏嫦娥一般。潘用中朗吟轎前所吟之詩，不住的吟了數遍。小姐映着月光，點頭微笑。兩個恨不得飛做一團，扭做一塊。彼此都在得意之際，不期潘用中的父親回來，彼此急急將窗閉起。潘用中只得去睡了。是夜翻來覆去，好生難睡。這是

只有心情思神女，更無佳夢到黃梁。

話說黃府館賓晏仲舉是建寧人，原與潘用中是相識。聞得用中在對門，遂到店中樓上拜望。潘用中遂留住晏仲舉在樓上飲酒，極其酣暢。潘用中只做不知，故意指對面高樓問道：「前面這高樓誰家宅子？」晏仲舉道：「就是吾之館所。」潘用中道：「此樓窗終日不開，却是何故？」晏仲舉道：「此樓係主翁杏春小姐在上，因與這裏客店對門，恐有人窺伺，外觀不雅，所以不開。」杏春小姐，即吾父所教讀書者也，聰明豔麗，工于詩詞，父母鐘愛之極，不欲嫁與俗人。願歸士子。今年方十七歲，政欲托吾父選一佳婿，甚難其人。潘用中笑道：「不知弟可充得此選否？」晏仲舉道：「如吾兄足當此選，真佳人才子也。惜吾兄爲外方人耳。」潘用中大笑道：「若得成親，定住于臨安，斷不回去矣。」晏仲舉道：「恐不可必，遂作別而去。」潘用中愈覺神魂飛動，凭闌凝望。小姐微微開窗，揭起朱簾，露出半面。潘用中乘着一時酒興，心癢難熬，取胡桃一枚擲去。小姐接得，停了

一會小姐用羅帕一方，裹了這一枚胡桃，仍舊擲來。潘用中打開來一看，羅帕上有詩一首，筆墨淋漓，詩上道：

闌干閑倚日偏長，短笛無情苦斷腸。

安得身輕如燕子，隨風容易到君傍。

潘用中看了這首詩，喜躍欲狂，笑得眼睛都沒縫。方曉得晏仲舉說小姐工于詩詞之言不差。又見小姐屬意深切，感謝不盡，也用羅帕一方，裹了胡桃擲去。小姐接得在手，解開來一看，也有一首詩道：

一曲臨風直萬金，奈何難買玉人心。

君如解得相如意，比似金徽更恨深。

那小姐讀完了詩，停了一回，又換一方羅帕，炤舊裹了胡桃擲來。不意纖纖玉手，力微擲輕，撲的一聲，墜于簷下，却被店婦吳二娘拾得。那吳二娘年登四十餘歲，是個在行之人，正在櫃身子裏，見對樓拋下汗巾一條，知是私情之物，急急起身拾了，藏于袖中。潘用中見羅帕墜于樓下，恐傍人拾去，爲禍不淺，急急跑到樓下，在地上打一看時，早已不見羅帕下落，心下慌張，四圍詳視，並無一人，料得是吳二娘拾得，就問吳二娘道：可曾見我一條羅帕墜下來麼？吳二娘

含笑說道。並不會見什麼羅帕。潘用中見吳二娘帶笑而言。明知是吳二娘故意作耍。便道。吳二娘休得作耍。若果拾得。千萬還我。在你身邊。終無用處。常言道。與人方便。自己方便。吳二娘故意咄的一聲道。潘相公說的是恁話。我老人家要人方便恁的。還是你們後生要我方便哩。潘用中曉得吳二娘是個在行之人。料道瞞他不得。便實對他說道。適纔這一方羅帕。實是對樓小姐擲來之物。其中還有詩句在上。千萬還我。不敢忘你好處。說罷。吳二娘伸手去袖中取出。笑嘻嘻的說道。早是我老人家拾得。若被別人拾去。可不利害。潘用中千恩萬謝。解開羅帕來看。上有詩一首道。

自從聞笛苦匆匆。魄散魂飛似夢中。

最恨粉牆高幾許。蓬萊弱水隔千重。

潘用中看了詩句。方知小姐情意深重。以身相許之意。只得與吳二娘細細計較道。蒙小姐十分垂念。始初見我吹簫。啓窗而視。前日在西湖上。正直小姐出來遊山。我在轎前相遇。吟詩一首。多蒙小姐在轎中微笑。晚間回來。又蒙小姐顧盼。今日他家先生晏相公來拜我。我問他家細的。方知小姐小名杏春。會做詩詞。我就託晏相公爲媒。晏相公說我是外方人。恐黃府不肯。我適纔用胡桃一枚擲去。不意小姐用羅帕一方。寫一詩。擲將過來。我也做一詩。擲去。小姐又